

文字營歸來碎筆

洪曉寒

每當我掩卷沉思陳惠琬老師講授的“下筆如有神”一課時，感激之情就從心裡油然而生。

二十年前，文字事奉還是個非常陌生的概念，既使對有筆力的基督徒來講，也大都沒有意識到文字還可以用來事奉。當時，蘇文鋒牧師敏銳地意識到神國的這種需要。當他為了這個事奉呼召時，唯一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這位十幾歲就來了美國，中文忘得差不多了的“小老美” 陳惠琬。

那時，在這條道上行走的人很少，能堅持走下來，沒有陣亡的更少。

如今，當我坐在舒舒服服的教室裡，聆聽她對文字事奉的真知灼見時，思量著，她的每一句話的後面，都凝結了悠悠歲月裡神對她的帶領和祝福，以及她在文字裡的挫敗和成功。我感受到，當我剛一踏上這條道時，就有人把我帶到高處，指給我看，哪裡是激流險灘，哪裡是可安息的水邊，是不是我的有幸和神的恩典？

因此，先端正了態度,再談上路。日後，我是不是可以少走彎路？

當我走進書店時，看著浩如煙海的書籍，分門別類地擺在那裡，有的正被人翻閱，但大多數都寂寥地被閒置在那裡，心裡問，這個世界，怎麼會缺少我的文字？若真的有一天，在一個角落，多了一本落下我自己名字的書，它的命運又會如何呢？

所以，是什麼驅使我拿起手中的這支筆？

每個人都有寫作的理由。比如，大陸哲人周國平說“ 我想像不出除了寫作外，我還有什麼生存方式，把易逝的生命兌換成耐久的文字。” 史鐵生說：“寫作就是要為生存找一個至萬個精神上的理由，以便生活不只是一個生物過程，更是個充實，旺盛，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。”

基督徒寫作的理由是什麼呢？惠琬老師講：創作是一項內心的呼召， 是一種信心的經歷和屬靈的過程。

如果把我的這支筆比著待發的一條船，那麼，替它揚帆啟程的是神，幫它乘風破浪的是神，為它指引方向的也是神。這條船，只需要憑著對神的信心，往前就行了。

就像信心之父亞伯拉罕，當神把他從哈蘭召出來時，並沒有跟他講明要去什麼地方，但告訴他有神的祝福，亞伯拉罕就照著神的吩咐去了。許多時候，神只是叫我單單跟隨他。

惠琬老師講，當初應召時，她看到了文字事奉對傳福音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，她的這種負擔是大過她的能力的。雖然對自己走不走得出來，一點把握都沒有，但她領悟到，每一步都不能問結果，也不知道下一步踩到那裡。重要的是忠心，順服，努力去攀爬，投入全身的力氣，勇氣與智慧。

所以，從我的筆下流出的文字，無論多少，在世間又能耐多長久，都不是我要考慮的問題。

寫作要體會的是神的心腸，要留下的是神的名字。因為正是神國的需要，驅使我拿起了手中的這支筆。

那麼，寫作的題材是些什麼呢？

惠琬老師花了很多時間講生命故事的魅力。她談到，如何探索生命的故事，如何找生命故事的題材。她也列出了，通過對過去的事情，人物，地方發問而產生的可能寫作的主題。

無可置疑，我應該去書寫那些過去的故事。從去年開始，我重新拾起擱下了二十年的筆。一年來，寫作的主旋律始終是圍繞著兒時發生的故事。雖然，那已幾十年以前的事情了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仍然歷歷在目。

有的朋友問，那些幾十年以前的故事值得寫了又寫嗎？那些傷痕，對現實有什麼意義呢？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lie Wiesel 在他的有名的<<夜晚>>裡談到，希特勒殘害猶太人的故事，才過了幾十年，人們就打算把它們忘了，這是何等的悲哀！那麼身為中國歷史上黑暗時代的見證人，是不是也有責任，將那段歷史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跡忠實地呈現出來呢？

惠琬老師講，問題是，我們如何站在基督徒的立場上，去重新詮釋這些生命的故事？新的洞察又如何改變了我及我身邊的世界？

我相信，任何歷史的，現實的故事都有它的特定的意義，就像每一束陽光都有它照耀的地方，每一片黑暗也有它籠罩的陰影一樣。從那些故事中，要深挖出的是人性中的美和醜，善和惡，挖出人性在物欲，權力欲，情欲中最深沉的掙扎。

同等重要的是，要從這些故事中見證神的恩典。

這些，都是我以後寫作中，要反反復復地思考，推敲的。

文學作品的好壞自然要用文學的標準去衡量，這就涉及到如何寫的問題，惠琬老師曾用過一個形象的比喻：如何把那些故事裝在不同的容器裡？

她講到如何說故事，說書。她給了我們幾個說故事的訣竅，包括（1）要有細節（2）夾敘夾議（3）迂回表現（4）道成肉身。

她談到，四福音書裡，耶穌用了四十個比喻，其中只有一個以教會為背景，提到神的名字也只有兩個。所以，我要以耶穌為榜樣，在這個墮落，敗壞的世界裡，用道成肉身的故事給人們呈現一個美好的神的世界。

要在寫作中實現這些，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？

齊宏偉在《文學，苦難，精神資源》一書中談到，文學也好，學術研究也好，其深刻，大氣與否和自身思想，理論素養關聯密切。沒有深刻而博大的精神資源，難以成就大氣磅礴的文學和學術。他還談到：我們之所以現在還不斷地談魯迅，就是因為後人沒有超過魯迅的。

記得惠琬老師曾講過一句話，我們一定要有一流的眼光。許多時候，我被不可抑制的功利心所驅動，只顧寫出些短，平，快的東西交帳，而不願意敞開心靈，花時間，從人類的精神文明中，從周遭生活中去吸取，去學習，去思索。更何況，信主時間越長，越容易被那些屬靈的套話塞滿腦子，自認為真理在握，忽略了從此岸到彼岸，要經過的是何等的深淵！

雖然，我深深知道，我幾乎沒有機會大器晚成，但因著所有的文字都是獻給神的，我應該認真地，忠心面對這個神聖的使命。學習，學習，再學習。嘗試著，用不同的容器把生命的故事裝起來。

在最後一堂課“如椽大筆建神殿”裡，如當年惠琬老師應了蘇文鋒牧師呼召一樣，我也正式地應了惠琬老師的呼召，願意為神把這支筆獻上。

其實，如惠琬老師所講，奉獻是一種祝福。當我把自己心靈深處的鑰匙一把把都交給了神，讓他成為我的主，信靠，順服在他的面前，我就有福了，但這是最深的學習。

盼望當我的筆力日日增強時，我在神裡面的生命也隨之增強，自我卻日漸衰微，而這些，若不靠著神，怎麼可能完成呢？